

中国古今大战纪实

# 魂散丁洲

史卫民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》

# 魂散丁洲

史卫民  
著

# 新登字（京）118号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魂散丁洲·史卫民著·—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1996.1

（中国古今大战纪实）

ISBN 7-5033-0734-X

I. 魂… II. 史 III. 长篇小说：纪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1247.59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白石桥42号 100081）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3.25

字数：332千字 印数：1—11,000

定价：17.50元（膜）

## 编者例言

### 范传新

五千年历史，五千年战争。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翻卷着战争的漩涡，战争的漩涡又涌动着历史的长河不懈地奔腾。人们诅咒战争，而又关注战争。历史家载录，军事家总结，政治家评说，小说家演绎，艺人说唱，百姓言传，史不绝书，汗牛充栋。特别是那些文学大师、巨匠，心游战争之中，神驰战争之外，挥洒泼墨，力透纸背，绘制了一幅幅动天地泣鬼神的血染画卷，成为黄钟大吕、有口皆碑的不朽名篇。

人们关注战争，说到底是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，关注历史的真谛，关注经战争之火冶炼的民族之魂，关注华夏文明史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。以此为出发点，我们组织出版了这套《中国古今大战纪实丛书》。意在为广大军事爱好者、大中学生、全军指战员及各界热心

读者，提供一套可读性较强的军事文学著作。以求弘扬丰厚的历史遗产，对我国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基调的国防教育有所裨益。

本《丛书》所选战争，上至先秦，下至新中国成立，多为中国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节点之战，陆续出版。

“止戈为武”，“以战止战”，战争的终极目的是和平，战争的最高境界也是和平，这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灵魂。顺理成章，维护统一反对分裂，推动进步反对倒退，拥护光明反对黑暗，坚持正义反对邪恶，捍卫主权反对侵略，成了本《丛书》的指导思想。

本《丛书》为纪实小说。其创作原则是：七实三虚。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。即作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本，在此基础上，驰骋想象，锐意创造。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，但过于飘渺又伤及纪实，湮没战争史本身的魅力。因此，有关历史背景、社会环境、人文地理、战略格局及态势、武器装备、战争进程、胜负之数、主要人物等，必须书之有据。至于具体战斗场景、次要人物、心理活动、情态对话等，就是“史书之外，情理之中”的事了。

为出好这套《丛书》，创编之初我们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，主要是：

一、要写好战争。战争是本《丛书》的中心内容，精彩与否，直接关系《丛书》命运，因此，必须以主要精力再现战争。关键是把握战略与战术、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问题，准确反映不同时代战争的特点。战略问题要面目清晰，战术问题要活灵活现。战争是铁、是血、是火、是生死存亡的搏斗。既是理

智的，又是情感的，既是惨烈的，又是壮美的。将这些艺术地揉成一个有机体，才能保证每部书的品位和特色；

二、要写好人。文学即人学。《丛书》所涉人物多为我国历代政治家、军事家和名将能臣。他们既是战争活剧的导演者，又是战争之火锻造的一代人杰。他们的命运（不管是喜剧性的还是悲剧性的），他们的能与行，他们的性格特征及心理变化，时时都在战争漩涡中沉浮显现，是一群在特殊历史环境中涌现出的特殊人物。立体化、多侧面地揭示这些人物，才能使他们一个个在现代读者眼中“活”起来；

三、要贯注民族精神。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；国家利益至上，政治集团利益至上；成仁取义，精忠报国，受命之日忘其家、忘其身；爱国、尚武、神往人杰鬼雄；气吞万里如虎、醉里挑灯看剑、冰河铁马入梦来、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壮志豪情；干大事、成大业，藐视一切困难、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，既是中国传统军人的精神，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。贯注这种精神，作品就有了磅礴之气，阳刚之美。如苏东坡所言：“气盛则文之短长、声之高下皆宜”；

四、要有认识价值。战争是思想的行动，是能者的艺术。兴废成败皆成因，战胜攻取皆有道。这需要作家去抽象、去提炼、去作形而上的艺化。除了解和熟悉故事外，读者亦渴求认识之光的烛照；

五、要有借鉴意义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“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”。战争史上可供借鉴的东西数不胜数，但九九归一，不外是“得人者得天下，失人者失天下”。历代风流延揽天下英雄的宏阔气度，选贤任能的深谋远虑自不必说，治国、治军的方略，战

争艺术等等，也无不与此相关。因此，张扬这一点，应为借鉴意义的集中体现；

六、追求大俗大雅，雅俗共赏。文学是为大众的，不为大众着想，只能由文学家自己孤芳自赏。雅与俗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统一的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等文学经典，既是雅的，也是俗的。当然，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口味，必须关照既有传统的继承，又有现代意识的渗透这两个方面。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追求雅俗共赏。只有如此，才能在读者中不胫而走，不翼而飞，长久流传。

《丛书》即将付梓，我们这样要求，也努力这样做了。总的情况看好，其中亦不乏精彩之作。但最终的评判权在读者，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，我们定将勉力而从。

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于北京



## 引子

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六月底，  
公元 1281 年 7 月中旬，热浪席卷  
元京大都城。

红漆栏杆围裹的酒槽坊，生  
意十分兴盛。被称作“黄公垆”的  
三层金字招牌，绘在门面上的春  
申君、孟尝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  
“战国四公子”画像，还有门额上  
的汉钟离、唐吕洞宾画像，都使  
人不禁联想到槽坊里的大酒瓮，  
联想到装着大冰块的长石槽，似乎  
那酿酒的冰水，已经直入喉中。

十字街上的一座酒槽坊里，

同其他槽坊一样，挤满了前来消暑的食客。即便是文人雅士，在这种场合下也顾不上斯文，穿长袍的，撩起袍角扇风；戴唐巾的，早把头巾当了扇子，摇来摆去。

顶着烈日匆匆走来的文璧，向酒槽坊中看了一眼，掏出手帕擦掉面门上的汗珠，沉重地叹口气，继续向前走去。街道上没有多少行人，集市要到日落后方会热闹起来。他这样满身臭汗地急急奔走，是赶去探望关在兵马司监狱里的兄长文天祥。

大都兵马司的监狱，围在一圈土墙内。地方不大，关的犯人不少。除了杀人放火、鸡鸣狗盗之徒外，因为朝廷禁令颇严，尤其是在京城内，私藏兵器、聚众喧哗赌博、卖假药甚至晚上肆意走动的人，都被专门负责都城治安的兵马司抓了进来。南房和北房，都是大囚室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犯人。坐东朝西的小囚室只有一间，里面关押的就是朝廷的特殊犯人，原南宋丞相文天祥。

与大都的大多数民房一样，囚室是夯土建造的土屋。由于地方狭窄，建筑简陋，又处于低洼地段，下雨天水气弥漫，潮湿不堪；雨后淤泥沤蒸，一股股霉烂的土气直钻人的鼻孔；烈日当空，房子一晒就透，室内热气熏人；犯人过多，挤在一起，无法洗浴，汗臭、脚臭味混杂在一起，再加上厕所的臭味，这里总是弥漫着特殊的混合气味。

文璧在狱卒的带领下，来到小囚室外面。“真不是人住的地方！”他心中暗骂一句，“我刚进来一会儿就已经熏得头晕恶心，我那可怜的兄长，就这么住下去吗？唉！”

“不必多言！”天祥的声音从室内传出来，“什么好官、坏官，都是北人的勾当。你不用绕圈子，说到头不还是劝降吗？”

“我是说你的妻子儿女，你也该为她们着想……”是留梦炎的声音。自从去年到大都以后，在这里碰到留梦炎已经有十几次了。“这个人在江南时也曾号称名士，”文璧心中暗道，“投降元廷之后，似乎无事可做，只是策划劝降兄长。每次来都要挨兄长一顿好骂，还是厚着脸皮总要来……”

“国已不存，何以家为？你还是操心自己吧！”天祥突然笑了一声，朗然说道，“听说近来有人赠给你一首诗，做得十分好。我倒愿意背给你听。”

“不必了，不必了……”留梦炎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
“状元曾受宋朝恩，目击权奸不敢言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往事已非那可说，好将忠孝报皇元。哈哈！好将忠孝报皇元。”

“你，纯粹是‘疯汉’，不知好歹！”听得出，留梦炎完全被激怒了。

“没有好歹，只有忠奸！”

留梦炎砰的一声踢开门，满脸通红地冲到门外，口里还喃喃念道：“疯汉，疯汉。”

看到文璧，留梦炎摇了摇头，走出几步，突然回身，厉声说道：“此诗不可传出去！小心着点！”

“是！”文璧躬身答道。

“不可救药！早晚杀了干净！”留梦炎愤愤地念叨着，向外走去。

文璧跨入囚室，室内不但十分闷热，气味更加难闻，文璧

肚子里的东西直翻上来，差点吐出来。看着哥哥泰然自若地站在室内，文璧强把翻上来的东西压了下去。

这间囚室确实不大，长三丈左右，宽只有八尺。室中仅有—张小床和一个矮桌子。与其他囚室不同的是，室中备有笔墨纸张。元人虽把文天祥监禁起来，却并不限制他写作。如果纸张用完了，还可以向狱卒索取。但是书籍不能带进狱来，文天祥写诗著文，引用典故旧诗等，全凭记忆背诵。

“你看见留梦炎那狼狈相了吧？”文天祥笑着问道。

文璧点点头。他很奇怪，屋子里这么热，赤膊还要汗流浃背，天祥却穿戴整齐。看着汗水已浸透了天祥的衣衫，文璧不忍心地说道：“脱掉长衫吧，不然会中暑的。”

“中暑？那留梦炎顶着烈日为鞑主奔走，中暑的恐怕是他吧？”

“兄长为何穿戴得如此齐整？”

“我有一篇新诗，今天要把它写出来。”

“什么诗？”

“正气歌！”文天祥锵然说道。

“正气歌？”

“对。正气歌。”文天祥解释道，“这间土室有七气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“七气？”

“是啊，水气，土气，日气，炎气，米气，人气，秽气，合为七气。”

文璧知道水、土、日、炎、人、秽诸气所指，因为他已经领教过了，只是不知道还有米气。

“为什么还有米气？”文璧问道。

“兵马司存粮的仓库，近在咫尺。仓腐米烂，如何无气？”

“在此如此气味中怎能呆得住？”

“哈哈，这里恰是养我正气的好场所呢！”

“养正气？”连文璧都觉得天祥是有些“疯”了。

“孟子说得好，‘吾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’土室有七气，我有一气，就是浩然之气。浩然之气实为天地之正气。虽然是以一气敌七气，我是必胜者。”

文璧不禁肃然。

文天祥转身走到矮桌前，铺好一张纸，跪在地上取笔，在纸上挥出了“正气歌”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。随后，他向天长吁一口气，埋头疾书起来。

文璧急忙走到桌前，俯身看去：

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

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

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。

文璧点头暗道：“这正是兄长刚才对正气的解释。”他接着读下去：

皇路当清夷，含和吐明庭。

时穷节乃现，一一垂丹青。

.....

是气所旁薄，凛然万古存。

当其贯日月，生死安足论。

文璧暗暗感叹：“兄长起兵勤王，本欲力挽狂澜，可惜大业不成，不幸沦为阶下囚，但是忠心不改。被押到京城之后，他骂走了所有游说劝降的人，发誓愿剐、愿斩、愿锯、愿烹、愿被投到大河之中，反正是一死，就是绝不自杀！京城的人，佩服他的英烈，把他称为铁汉文丞相。难怪那些降臣恨之入骨，千方百计逼迫他改变初衷。他们怎能理解兄长的气节呢？”文璧不禁失声诵出了诗的最后一句：

顾此耿耿在，仰视浮云白。  
悠悠我心悲，苍天曷有极。  
哲人日已远，典刑在夙昔。  
风檐展书读，古道照颜色。

“正气歌呀，正气歌！”文天祥已把笔掷到一边，“天下还有何人能和？！天下还有几人能诵？！”

“兄长，我把它带出去，好好保存起来。”

文天祥点了点头。

墨迹已干，文璧小心地将诗稿折起来，放进手袋中。

文天祥转身到床边取出另一卷书稿，递给文璧，郑重地说：“这是我入狱之后，用杜甫诗句谱写的新诗，共计二百首，你也一同带出去妥为保存。如此闷热，必有暴雨，诗稿放在这里，万一房屋漏水打湿，我这几年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。”

文天祥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。几天之后，暴风雨猛袭大都

城，兵马司监狱各囚室进水达二尺深，围墙随之倒塌，连同文天祥在内的囚犯不得不暂时转移到宫籍监关押，八月份才搬回来。如果文天祥不是提前把诗稿交给文璧带走，仓促之间，很可能损坏或遗失。所以当其他犯人和看守在暴雨中惶惶不安时，文天祥却能鼾声大作，自在逍遥游。

文璧知道这部《集杜诗》对天祥的重要。天祥曾多次提到，他联缀杜甫的诗句，是为了再现大宋朝末年的历史，用诗歌再现当年的战争场面，表彰忠臣义士，痛斥误国奸臣的不齿行为。这么重要的作品，怎能不认真保存，留给后人。他仔细地将诗稿包起来，也放进手袋，对天祥说：“兄长放心，放在我那里，万无一失。”

文璧带着一首新诗和一部诗稿走了。

“带走了一部诗史！”文天祥自言自语，“杜甫的诗句怎么就像是我的诗句一样？”他又重新去想那些篇名。“二百首，有遗漏吗？没有，肯定是没有。重大事件都在里面了。”

一想起这些事件，他就心如刀割。襄阳樊城被围，北军偷渡长江，贾似道兵溃丁家洲，张世杰败走焦山，崖山全军覆没，五场大战，打光了大宋的近百万军队，输掉了大宋的锦绣河山。

襄阳是失败的开始，如果不是叛贼吕文焕献城投降，可能不会发生以后的一连串悲剧。每想到吕文焕，他就情不自禁地咬牙切齿，恨不能把他碎尸万段。

回忆，把他带到了八年前那个充满不祥的冬季……

# 目 录

---

**[1] 编者例言**

**[1] 引 子**

**[1] 第一章 襄樊战未酣**

1. 锦衣绣袄兵十万 定输赢此阵  
间
2. 磨下雄兵山有虎 目中穷寇釜  
奔鱼
3. 朝中无宰相 水上有平章
4. 得意秋 分破帝王枕

**[95] 第二章 铁骑下江南**

1. 万里起青烟 旌旗若涌泉
2. 庙堂不问平戎事 多把金钱媚  
秀才
3. 磨剑剑石石鼎裂 饮马长江江  
水竭
4. 青山一发愁蒙蒙 干戈已满天  
南东

**[168] 第三章 兵溃丁家洲**

1. 乐事赏心磨灭尽 忽见飞书传  
羽
2. 若议和亲休练卒 婵娟剩遣嫁  
呼韩

---

## 目 录

3. 黄金台上麒麟阁 混一元勋是  
贾生

4. 蹤躡麒麟老 危檣逐夜马

**第四章 国破伤心时** 228

1. 北骑若来 不降则走

2. 江平不肯流 到今有遗恨

3. 木绵庵上千秋恨 秋壑堂上一  
梦空

4. 来孙却见九州同 家祭如何告  
乃翁

**第五章 丹心照汗青** 322

1. 淮云一片不相隔 南北死生分  
路头

2. 皇帝初开第一筵，天颜问劳思  
绵绵

3. 已是十年趋战马 又还万里驾  
征船

4. 谁雌谁雄倾刻分 流尸漂血洋  
水浑

**尾 声** 400



## 第一章

### 襄樊战未酣

#### 1. 锦衣绣袄兵十万 定输赢此阵间

被围困五年的襄阳城，回回炮，百斤巨石自天而降；二张之死；樊城陷落；是战是降，襄阳前途未卜。

隆隆巨响，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。成千块石头，挟带着裂人心魄的尖啸声，飞进了被元军围困五年的襄阳城。